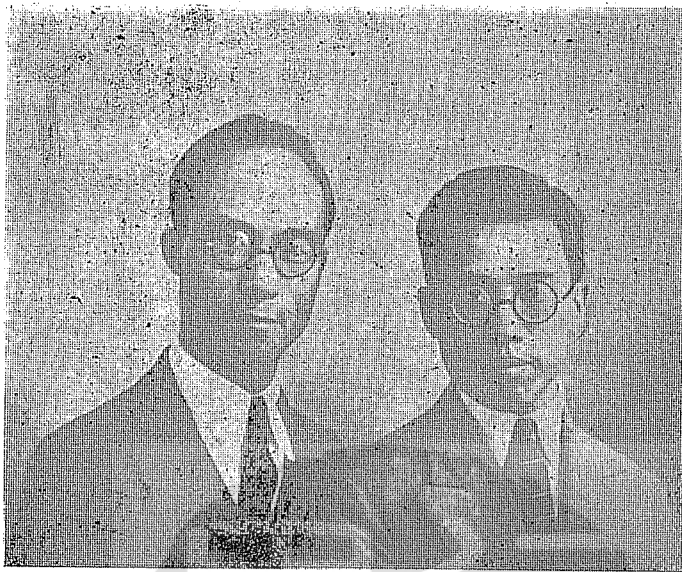


東南大學雜憶

吳 燦 禎



國立東南大學教授名詩人吳宓(左)與友人凌夢痕合影。民國十九年歐洲之行在巴黎與友人凌夢痕合影。

買舟東下考場奇遇

民國十四年夏季，余年十九，自湖南長沙明德中學畢業，與同班同學多人東裝北上，至漢口知清華大學在此招生，遂往報名。自恃往日在校成績，毫無準備，貿然應試，及期首次閱讀今日通用之選擇填充等常識性試題，對習慣於問答申論者極感不便，且由於平日在校僅默記要點，疏忽小節，因而對滿百試題之考卷，不知先作已知者，常對某一題目長時考慮，浪費時間，解答未及一半，時間已到，考卷即被收去。試後極不滿意，未及發榜即與同學分離，獨自買舟東下，越日抵下關，登岸四顧茫然，不知所適，經詢途人，乃僱一馬車轉赴南京，馬則骨瘦如柴，車則蓬散輪歪，此時，下關至南京鼓樓一段，沿途十餘里兩旁蘆葦遍野，渺無人烟，蹄聲囊囊，一片北國風光。忽然想起小說中所述道旁竄出蒙面強盜殺人劫貨情景，不覺心中怦怦不安，幸未久抵達鼓樓，覓一小房居住，心始釋然。

向讀歷史知南京為三國東吳及東晉、宋、

齊、梁、陳各代建都之所，山川壯麗，向有龍蟠虎踞之稱；金粉南朝，尤極歌舞繁華之盛。現雖沒落，但街衢宏闊，人情誠樸，對遠來遊子愛護備至，余所寓之家，尤得房東太太之照顧，偶遇身體不適必煮菜飯相饗，香甜可口，至今仍覺津津有味。居數日閱報知國立東南大學招生，立即前往報名，鑑於投考清華之失敗，乃閉門重新溫習功課，考試之日試場之一設在校內體育館，座位密密排列，不計其數，時值盛夏，南京之熱墻與漢口重慶相比，並遠在台北之上，炎蒸難忍，座位桌椅，係松木製成，遇到天熱松油流出，余着夏布長衫，經松油粘着，不能動彈，更使人煩躁。首日考英文史地國文各科，尚稱滿意；次日考數學，試卷發下計有代數、幾何、三角各兩題，最初閱讀，茫然不知解答，大驚，心愈急，愈不能沉思，更不能解答問題。一時汗下如雨，無可奈何之餘，只好擱筆暫坐。環顧周圍同考諸生，亦均未動筆，心乃稍安，旋再取閱試卷，突證出一幾何題，繼又證出另一幾何題，一三角題，開始解答代數題時，時間已到，乃交卷離座，因起身太快將粘着之長衫撕破一大條，不覺失笑。

未久榜發，余獲取二百四十餘名新生中之第七十四名，亦云幸矣。

六朝烟雨名師薈萃

國立東南大學位於南京城北四牌樓成賢街，右有鼓樓，左有鍾山，其後則有鷓鴣寺，北極閣及台城，均為名勝之處，尤其台城見於唐人杜牧之吟韻，「無情最是台城柳，依舊烟籠十里堤。」讀之令人嚮往，城外有玄武湖又稱後湖，烟雨瀟瀟，風景殊佳，清人姚姬傳亦有「後湖烟淡總如秋」之句，課餘飯後東大同學，多徜徉其間。校內則有梅庵，六朝松等古蹟，通往校門之大道



吳雨僧、梅光迪、胡先驕為對抗胡適、陳獨秀特創辦的學衡雜誌，堅持維護中華文化傳統，尊重人倫道德

兩旁法國梧桐，亭亭玉立，整齊有緻。整個校園遠離繁華嘈雜之市區，環境清靜幽美，實一良好讀書研究之所。東南大學前身為南京高等師範，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改為第四中山大學，十七年

改為江蘇大學，同年五月吳敬恆、張人傑兩先生建議改為中央大學以迄於今。設文、理、法、教、農、工、商、醫等八個學院，組織龐大設備完善，與北平北京大學同為南北兩最大最高學府。

東大教授名師雲集，均係權威學者，文史方面：有柳翼謀、吳梅、汪東、顧實、姚永樸、黃侃、李詳、汪國坦、陳鍾凡、胡光燁、湯用彤諸

先生；理工方面：有胡剛復、何魯、孫洪芬、任鴻雋、王星拱、茅以升、竺可楨、李四光、鄒秉文、秉志、胡先驕諸先生。真是盛極一時。教授中又有吳雨僧先生密者，因與吳芳吉先生有師友之誼，余在明德中學時即久聞其名，心儀其人。五四運動時，胡適之、陳獨秀等在北京大學辦新青年雜誌，主張文學革命，提倡白話文。吳雨僧乃與梅光迪、胡先驕諸人創辦學衡雜誌與之對抗，未久吳芳吉、劉永濟、劉樸諸人又在湖南明德中學辦湘君雜誌與之呼應，一時文壇論戰轟動全國，蔚為奇觀。吳雨僧工詩與吳芳吉齊名，世稱兩吳生。

男女合校鮮相往來

余在大學中有數事至今縈迴腦際，特附記如下：東大及後來之中大，校風淳樸，一般同學生活節儉，男同學終歲

一襲布衫（夏季則着冬季單衫）極少備有西裝者，女同學亦布質衣裙，極少燙髮者。平日下課以後即返宿舍，從未逗留校外涉足茶樓、酒館、電影院等處。東大首開男女同學之風氣，惟互相迴避，終歲不打一招呼，不交談一句話，上課時女生例坐第一排，男生則隔排而坐，女生宿舍雖與男宿舍相距不遠，但門禁森嚴，多望而却步。

東大於五卅慘案後，鑑於外侮日急，乃首先實施軍訓從事準備，任黎度先生為總教官，規定所有同學尤其新生均須加入，黎總教官要好心切，以呢料為制服，以金邊鑲軍帽，長褲兩側鑲白邊，軍容甚盛，惟所持為木鎗，又僅在操場中從事基本制式教練，以今日眼光視之，愛國之心固令人欽佩，但實際上則無甚效用也。

軍閥搜捕烈士成仁

民國十五年當國民革命軍相繼分路克復南昌福州後，取分進合擊之勢指向南京、杭州、上海。東大同學中之國民黨員及同情者之活動，已為軍閥孫傳芳所注意。民國十六年革命軍進逼上海時，據南京之張宗昌部隊於三月某夜突然搜查東大男生宿舍，在同學成律、吳廣田兩人房間床下，搜出大批傳單，遂被逮捕，又在同學沈潢（現改名為劍池）房間搜出黨部印信，幸沈在上海未歸，得免於難。成吳遭受嚴刑逼供，自知難以忍受，終將招供，深恐危害其他黨員，見獄卒某似甚同情革命軍者，乃誠懇央其設法轉告其他有關人員迅速離去，均獲安全，成吳兩君被殺害後，學校為建兩烈士碑於校園以供憑弔。是晚余亦在宿舍中，幸未遭騷擾。往事如烟，歷歷在目，撫今追昔慨然久之。